

中國電影家列傳

(六)

中國電影出版社

中国电影家列传

第 六 集

中 国 电 影 家 协 会
电 影 史 研 究 部
编 纂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86 北 京

中国影家列传 (第六集)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6 字数: 350,000

1986年9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册

(其中纸精本2,500册)

统一书号: 8061·2271 定价: (平) 2.70 元

(纸精) 3.40 元

内 容 说 明

本集介绍的主要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片厂、上海科教片厂、上海译制片厂等单位较有成就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包括配音演员)、摄影师、美工师、作曲家、评论家、事业家、翻译家和技术专家共 72 人。每篇传记附有肖像照、剧照、工作照若干幅,可供研究者参考。

责任编辑:云 梦

撰 稿 人

(按姓氏笔画排列)

小 瑄	卞佩才	王鸿华	王 舒	王云缦
王雪明	王家龙	马中兴	叶 文	光 沛
卢晓康	江淑珍	边善基	华 明	伟 杰
朱素琴	冯 锋	孙渝峰	伍经纬	苏 平
何郁文	贡建英	汤 娟	谷 鸣	李胜英
周京宁	林之果	陈朝玉	陈同艺	陈秉堃
陈清泉	吴本务	吴芝麟	吴承基	陆寿钧
张纯道	松 林	金 陵	金国平	金柏松
姚国华	姜思慎	张兆龙	赵清锐	古 月
唐乃祥	徐世华	钱 苑	翁振祈	梁沾璇
曹懋唐	程中岳	惊 林	晨 霖	博 志
强小柏	谢天遹	颜久石	戴中孚	潘祖奇

编 辑 者

陈 野 (召集人) 张兆龙 姚国华 边善基

图片资料 李小燕

目 录

丁伯和	(1)
马林发	(4)
戈永良	(9)
尤 磊	(17)
王丹凤	(20)
王为光	(31)
王光彦	(36)
王 炼	(41)
韦纯葆	(49)
石方禹	(54)
叶 明	(63)
艾明之	(69)
丛 深	(77)
卢景光	(81)
羽 山	(89)
羽 奇	(95)
刘广宁	(102)
刘凤展	(106)
刘 咏	(110)
向 异	(116)

向 梅	(121)
冯四知	(127)
孙道临	(134)
毕 克	(148)
吕其明	(154)
仲星火	(161)
齐 衡	(171)
辛汉文	(179)
达式常	(183)
沙 莉	(191)
李 梓	(200)
肖 章	(204)
沈默君	(209)
林 艺	(213)
林圣清	(219)
邱以仁	(224)
吴江海	(230)
周达明	(234)
周 彦	(239)
岑 范	(246)
苗振宇	(254)
陈 述	(260)
陈叙一	(269)
陈震祥	(274)
张 伐	(279)
张松林	(289)

顾而已	(295)
胡进庆	(303)
胡倬云	(308)
特伟	(314)
殷虹	(326)
秦怡	(333)
徐苏灵	(345)
徐桑楚	(353)
徐韬	(363)
韩非	(371)
韩尚义	(379)
钱运达	(386)
桑弧	(391)
夏秉钧	(404)
唐澄	(408)
梅朵	(414)
黄宗英	(421)
黄准	(432)
寄明	(440)
章超群	(446)
蒋天流	(453)
温锡莹	(461)
鲁韧	(468)
詹同	(475)
谢晋	(481)
虞哲光	(496)



(近影)

丁 伯 和

上海电影制片厂录音师丁伯和，浙江嵊县人，1919年生。

十七岁的丁伯和只读过几年书，便来到南京一家照相馆当艺徒。由于肯钻研、爱学习，不久便能出色地担当摄影的工作了。

因为战火纷飞、生活动荡，1938年初丁伯和投奔到重庆加入中央电影摄影场，他先学洗印，后做摄影助理，并兼搞舞台效果。这位年青的学徒身躯修长，一副沉思的面庞，平时话不多，手不停，勤奋好学，干一行，钻一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3年中央电影摄影场准备拍摄故事片《长空万里》，而录音助理却因生活所迫另外谋生去了。这时，厂方看中了这个沉默寡言、什么工作都能干好的丁伯和，便调他做录音助理的工作。从此，丁伯和把全部心血灌注到电影录音工作上。

为了学好录音技术，丁伯和真是废寝忘食。当时的重庆，纸张奇缺，书籍很少，而技术专业书籍尤其难以寻找。丁伯和千方百计到处觅书，如饥似渴地学习，渐渐地成为一个有扎实的技术知识、踏实的工作态度和一专多能的好助理。有一次，一个摄制组发生了翻车事故，把“中电”厂唯一能用的录音机也烧坏了，生产受到了影响。这时，丁伯和不声不响地将一台已弃置多年的旧录音机修复了，并很快地投入了生产。于是上上下下对丁伯和都刮目相看。

1944年，丁伯和被提升为录音师。《建国之路》是他担任录音师后的第一部影片。

抗战胜利后，中央电影摄影场自后方迁回上海。1947年4月改组为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仍简称“中电”。丁伯和在“中电”一厂担任了技术组负责人。将接管来的日制旧机器加以研究改装，投入新闻片的拍摄工作。以后又与金工师傅一起设计制造了话筒方向盘，给现场录音带来了方便，使录音质量有了提高。

从1946年到1949年，丁伯和在“中电”一厂担任录音完成的影片有：《还乡日记》、《春残梦断》、《再相逢》、《街头巷尾》、《寻梦记》等。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一般电影厂的后期录音工作，只能将两条声带叠印就算是混录录音了。但在“中电”一厂，丁伯和却能在录音乐的同时，将对白、效果一齐混录。因而，当时很多家电影公司都特约丁伯和来做混录工作。例如：昆仑公司摄制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新闻怨》、《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等较有影响的影片，后期配乐和混录工作，都是特请丁伯和完成的。他成了被大家交口称誉的录音技术专家。

解放后，丁伯和担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录音科科长。他首先与有关同志一起，将国外进口的 GBK 录音机安装好，并使之很快地投产。而后，他相继完成了《上饶集中营》、《金银滩》、《宋景诗》、《李时珍》等影片的录制工作。同时，他在生产实践中解决了外景光学录音中的一些问题。如：因路途远，声底不能及时冲印产生了潜影消失的现象，丁伯和经过多次试验，找出了补救方法，并用技术措施解决了光学机隙缝生锈等问题，为光学同期录音打开了一条路。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分成了三个故事片厂。丁伯和担任了江南电影制片厂的技术科负责人。后来“江南”、“天马”两厂合并，他历任“天马”厂技术科科长、技术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同时兼任录音师。这一时期内，他录制了《长虹号起义》、《消防之歌》、《追鱼》、《红日》、《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及《林冲》等影片。1960年，丁伯和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当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

“四人帮”横行时期，丁伯和深受迫害，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重新返回录音岗位。1978年，丁伯和担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录音剪辑放映车间的第一任主任。同时参加录制了《祥林嫂》、《李慧娘》等影片。

目前，年已六十二岁的丁伯和同志，仍象他刚踏进电影界时一样，话不多、手不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在生产第一线战斗着，为我国电影录音事业贡献他的一切。

（王 舒）



(近影)

马 林 发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首批崛起的电影摄影师中，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马林发是技术上比较全面、艺术上造诣较深的一位。

马林发，上海市人，1930年生。他的电影生涯开始于1947年。当时，他初中毕业，为谋生计，在一次偶然的机中，被其继父介绍给摄影师黄绍芬，并由黄绍芬推荐，进入文华影业公司当摄影练习生，从师黄绍芬、许琦，先后在《太太万岁》、《夜店》、《我这一辈子》等影片中担任摄影助理。

解放后，他随文华公司转至联合影片公司，1953年正式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继续担任摄影助理。

由于他一贯勤勤恳恳，并且不断显露出摄影上的才华，1955年，被上影厂保送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修班进修，这是他在事业上进展的关键阶段。在这所艺术学府中，他开阔了视野，

吸收了艺术养料，在以往实践的基础上，获得了理论上的提高。他改变了过去把电影摄影仅仅视作“活动照相”的简单认识，意识到摄影作为电影的一个重要部门，有着极其广阔的艺术创造的可能性。他曾经对自己已经熟练、准确地掌握了曝光、测距以及摄影机运动等技术手段而满足过，但此时，他深感自己在艺术上的贫乏，与一个称职的电影摄影师的要求，相距甚远。“金字塔没有一个塔基，那个尖顶是放不上去的！”因此，他如饥似渴地观摩中外名片，阅读大量文学作品，并且学习绘画，欣赏音乐，还从文艺理论上提高了自己对于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认识。就这样，他博学好问，全面加强了自己的艺术修养，着迷地迈入了电影艺术大门。

“天道酬勤”，经过两年的刻苦努力，到1957年，马林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结业返厂，并立即在影片《不夜城》中担任副摄影，与老摄影师周达明一起，成功地完成了拍摄任务。1958年他便升任摄影师，独立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长虹号起义》。此后，他相继在《追鱼》、《红日》、《白求恩大夫》、《英雄交响曲》、《难忘的战斗》、《爱情啊，你姓什么？》、《海囚》、《张衡》等近二十部故事片、纪录片中担任摄影。在这些影片中，有黑白片、彩色片，有窄银幕、宽银幕，有以大场面为主的气势雄伟的战争片，有纤细多采的抒情神话片。它们不仅表现了马林发具有娴熟的摄影技术、技巧，并且也展示了他广泛的艺术趣味。

综观马林发的作品，可以发现，他在摄影创作上所追求的，严谨的现实主义。这一特色是他接受了老一代电影工作者的创作传统，在电影学院进修了二年及日后不间断地从中外优秀电影作品中汲取养料后形成的。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人物造型，

还是环境气氛的创造，他都力求运用真实、朴素的布光、构图和色彩。在影片的整体构思上，他又总是把握着“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原则。《长虹号起义》中许多夜景处理，他有意摆脱细部的清晰，大胆采用了剪影，半剪影的形式，造成了环境上的真实感，也准确地烘托了剧情的紧张气氛。在《红日》中，他为了真实地再现战争的艰苦，创造特殊的艺术效果，竟不顾拍摄上的困难，大量采取在阴天的条件下拍摄。为了保证影片的技术质量，避免画面调子的灰平，他则采取了种种措施，先是试验改变洗印条件，以加大影调的反差；而后，又别出心裁地采取在景物、服装、道具上喷漆加黑的方法，提高色差，增加画面的层次和表现力，达到了理想的效果。《红日》的战争场面，他基本上运用广角镜拍摄，表现了气势，甚为壮观。而对于影片主要人物的一些主要片断，尤其是那些揭示人物思想情绪的镜头，他则又十分注意运用近景、特写和大特写。在布光、构图上也极为精细，如“石东根醉酒纵马”、“团长之死”、“张灵甫垂死挣扎”等等，人物的情态、细节的内容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正由于马林发在摄影构思上体现了这种“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精神，所以，《红日》不仅具有壮阔的气势，又有饱满的形象，是我国军事影片摄影中比较出色的一部。

马林发在他的影片摄影设计中，⁴²⁴经常强调“要让摄影机代表观众的眼睛”，他认为：只有使观众不觉得摄影机的存在，不让观众对摄影技巧的欣赏超过对影片思想内容的欣赏，这才是出色的摄影技巧。所以，他的影片中，很少有技巧上的故意耍弄，也不感到“花哨银头”的存在。《白求恩大夫》中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如白求恩给那位垂危的英雄连长输血、白求恩牺牲等场面，他都是采用徐而不促的镜头运动，朴实到近于生活

的光线处理来拍摄的，但正是这种质朴的艺术形式，却有力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在激情。其实，各种技术、技巧手段，对于当过长期优秀助理的马林发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情，在他的影片中，也不乏这样的镜头：画面构图优美，镜头运动别致。但是，这些充满视觉美感的镜头，又总是与影片内容、与彼时彼刻人物心理情绪贴切一致的，观众通过这些镜头，能够更形象地感受到影片的思想内涵和人物情绪。譬如，《白求恩大夫》中，在老摄影师吴印咸的指导下，他拍摄的医疗队唱着《游击队之歌》前进的镜头：夕阳西下，白求恩和他的同志们在太行山区景色如画的环境里，边唱边走，随着音乐的节奏，镜头边跟边拉，然后逐渐升高（采用了五十公尺高台升降）画面越来越开阔，最后，犹如一幅充满诗情的夕照风景图，那种情调，那种气韵，表现了白求恩大夫身在八路军队伍中的愉悦，揭示了他必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思想基因。这样的画面，毫无形式主义之嫌，倒是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即使在《爱情啊，你姓什么？》这类带喜剧色彩的影片中，马林发所创造的轻松活泼的画面效果，也无形式主义之痕可寻，更没有迎合低级趣味的噱头。

《追鱼》是马林发另一种形式的作品。这个优美的神话故事，通过马林发恰如其分的艺术手段，化成了引人入胜的画面形象。在这部影片里，他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认真地设计，大胆地探索，众多的特技镜头，诸如“观音娘娘拨麟”、“鲤鱼精变幻”等都是由他自己设计出的方法拍摄的。整个影片充满着奇特的银幕效果，弥漫着神话色彩，令人叹为观止。这部影片曾得到观众和评论界较高的声誉，马林发的摄影是影片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林发在创作上的严谨、认真，实际上是他严肃的生活、工作态度的一种反映。他为人敦厚、朴实，从影三十多年来，一贯勤奋、踏实，从不摆架子。尤其在艰苦的拍摄条件下，他更能够任劳任怨。影片《海囚》大部分是船上的戏，在烈日炙烤的海轮甲板上，他冒着四十二度高温，一会儿躺在烫人的甲板上仰拍，汗水从甲板上蔓延开来，勾出一个人形，很快又被灼人的钢板吸干；一会儿又攀高俯拍，雨珠般的汗水就一滴一滴从高处落下，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曾经一天连续拍过三十四个镜头。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全片一千几百个镜头，马林发竟然没有进行过一次补拍，使整个影片的成本节省了一半。这件事受到电影界的赞誉。

眼下，马林发正当壮年，他必将会更奋发、更有创造性地在中国电影摄影事业上作出贡献。

（姜思慎）



马林发在紧张地拍摄



(近影)

戈永良

戈永良，1926年7月16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常熟。现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特技美术设计师。

由于在戏曲艺术片《李慧娘》中特技运用十分出色，他荣获了1982年第二届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特技奖。

戈永良从小爱画画。可是，在读中学时，父亲遗弃了他们母子五人，年仅十四岁的戈永良只得中途辍学。幸而邻居、著名导演吴永刚同情他家的遭遇，也很器重他绘画方面的才能，于是介绍他到丁香花园“中国联合影业公司”附设的卡通部当了一名上色员，并投入了动画片《铁扇公主》的制作。从此，他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卡通部关闭，他也随之失了业。当时全家靠母亲在一位医生家当保姆以维持生活。而恰巧这位医生的近邻是著名的雕塑油画家张光仁先生。发现这个关系后，他欣喜若狂。当医生需要雇一名